

## 三代人同庆清华百年华诞有感

○ 钟世欣(1957机械)

春节后的一天，孙儿翻开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复57期说：“爷爷，怎么你才捐10元，我在小学捐款也比这个数多！”又问：“爷爷，您是怎样进清华的？”对于前一个问题，我也很纳闷；而对于后者，我说了，爷爷10岁时（1945年），在家里藏书室中看到一个国立清华大学的小旗，爷爷的父亲说：“那是你叔父钟奇恩在清华读书时，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用过的。”

爷爷的二哥钟世藩当年就读于西南联大，后来也领了清华文凭。从那时起，爷爷便下定决心要读好书，为入清华而努力。孙儿说：“我今年已11岁了，还有希望吗？”于是我们相约一起赴京参加清华百年校庆活动。

4月22日星期五，孙儿下午放学后，与爸妈当晚乘动车由沪来京。而我先行赴京拜会百岁学长李远义和张中和学长。在离休前，李学长是北京市政设计院的总工程师，而张学长是主任工程师，又是新中国第一个卫生工程——北京龙须沟工程的设计负责人。

我们来到清华园，首先到同方部的校



百年校庆期间，钟世欣学长（右2）回母校与儿子、儿媳、孙子在水木清华留影

友总会，说明来意，按孙儿的心意向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基金交了百倍的10元聊表寸心，然后参观校园。在大礼堂前，想起当年邓小平总书记作的形势报告，提到青年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，要学习与掌握先进的科技知识。后来他用通俗的比喻说“不管是黑猫、白猫，能逮住老鼠的才是好猫！”想到此，不禁感慨万千！儿子提到清华的校训，便谈到梁启超与梁思成父子及国徽的故事。小孙子跑上闻亭，又到闻一多塑像前，握拳高呼：“无耻啊，无耻啊！这是反动派的无耻！李先生的血是不会白流的！”模仿《建国大业》中的片段，倒是有三分相像。来到水木清华及荷

花池，在自清亭中小憩，重温感人肺腑的散文《背影》，并试图体会《荷塘月色》的意境。在杰出的清华人中，孙儿特别注意到人民数学家华罗庚的名字，因为他刚上完《华罗庚刻苦求学》的语文课。华罗庚传奇式的科学生涯，卓越的成就与伟大的人格，将成为后学者的楷模。到了图书馆，迈入久违的自修室，看着那熟悉的长桌、圆形靠椅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伏案温习的年代。此时此刻，我留意到孙儿的表情，似乎对诺大的自修室、众多学子全神倾注书本、鸦雀无声而感到诧异。离开阅览室后，沿着昔日3000米长跑路线，我们回到近春园宾馆。

携儿、儿媳、孙儿拜见伯、爷辈的学长们，并一起共进午餐。席间，孙儿替长辈们斟茶、端菜，聆听前辈倾诉阔别之情。席后，孙儿小声说：“爷爷，我领会了你们清华同窗的友情。”

两天的校园活动，孙儿尽兴地参观、游玩。我问他有何体会，小家伙沉思片刻，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说：“爷爷，我和爸爸留意了許多人，似乎挂80年代毕业红条的人，比早年毕业的要风光许多。爷爷好像又比同辈幸运一些，是吗？”

的确，家国兴衰与个人际遇息息相连。“四人帮”横行时，学无所用，儿女不可能也没有机会读大学，又不想他们以“修理地球”为职业，所以才举家申请出国。国家改革开放以后，我在沉思：作为炎黄子孙，在祖国蓬勃发展的事业中，我能做些什么？我关心国内建设的消息，也注意国外的新技术，我在思考自己的专业方向。1985年春，瑞典、西德公司邀请我考察西、北欧潜水泵在污水处理中的应

用。翌年，在国外友人的支持下，在香港注册成立欣安公司，以向国内介绍及引进新技术为目标。

我把在香港参加工程师学会的应试论文改写成中文《大型潜水泵站设计的基础》，在深圳、广州、北京、上海、成都等地的有关学术研讨会上作技术交流。母校环境工程系的黄铭荣、何强教授邀请我父子参加“污水排海、排江技术研究会”；协助深圳市政工程有关专家考察香港污水排海工程。参加大型潜污泵应用的可行性研究，该项目的负责人是清华校友梅怀农主任工程师。当时，深圳项目是国内引进大型潜污泵的首例，在全国设计会审时，上海的专家反对采用进口泵，理由是将来维修时零部件要受国外控制。此时，北京市政设计院总工李远义学长发表意见，指出可行性研究已表明采用潜污泵时，泵站土建方面的投资节约便可弥补购买进口泵的费用；另一方面，由于选用进口泵的运行效率高，装机容量的降低，泵站三年的省能费也超过进口泵的费用。李学长说：深圳是首个经济特区，如果设计思想解放不了，怎么向外人展示特区改革开放的决心？李学长一席意味深长的话，促使国内首次引进大型潜污泵开了绿灯。李远义和张中和两位学长是我走向新专业的引路人，我们分属30、40、50年代毕业的学子。他俩是我的良师，也成了忘年之交的益友。

感激母校，她跟我一生的命运紧紧相连。在清华五年岁月中，我不仅学到了谋生的知识，锻炼了健康的体魄，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做人。我这个普通的清华学子，在事业的成长过程中，获得了学长

## □ 荷花池

们的帮助与支持、学友的信任。在退休之时，看到自己竭力推荐与引进的潜污泵技术，在国内已遍地开花，心愿已偿；另一方面，1961年12月我曾在《国外机械》杂志介绍国外发展的“电子射线熔炼”新技术，这个曾是我当时只能想像而无法实现

的梦想，在长子的积极努力下，由西德成功引进，连同其他高真空冶金技术等在空中航天高端领域中发挥作用。在清华百年庆典中，心喜之余，默默祝愿孙儿辈能奋发上进，为踏进清华门槛而努力。

2011年9月29日于香港

### ● 清华真情

## 我们一家五代的清华缘

○ 严文典（教）

清华建校百年来，出现了不少一个家庭里，父子、夫妻、兄弟姐妹同上清华或在清华工作的事例，比如陈允康、金国芬夫妇家三代就出了16个清华人，还见到有两代13人同出清华园的“清华家庭”。而我们家，却是从我的曾祖起，一直到我儿子，先后五代人都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时间跨越百年。

我的曾祖父严修（1860—1929），字范孙，原籍浙江慈溪。清光绪癸未进士，1886年授翰林院编修，曾任清廷学部右侍

郎和贵州学政。严修推行新式教育，是南开学校的创始人，先后于1904年和1919年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，被尊称为南开的“校父”。严修与清华也有密切的关系。他任清政府学部右侍郎（相当于教育部第一副部长）主持学部工作时，因废止八股、推行“新学”，与载沣等保守势力存在严重分歧，因而1908年辞官回乡，辞职前，他做的最重要一件事，就是与外务部会奏《赴美留学办法折》，设游美学务处（后发展为清华学堂）。清华第一批留美学生中，金邦正、梅贻琦都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，这两位后来先后成为了清华的校长。严修还参与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筹备工作，是当时的董事会成员之一。

我们家族与清华的第二代渊源是我的爷爷



曾祖父严修



祖父严智崇



父亲严仁荫上  
世纪30年代在清华